

经典散文译丛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法] 让·雅克·卢梭◇著 邹琰◇译

花城出版社



典散文译丛



[法] 让·雅克·卢梭◇著 邹琰◇译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法) 卢梭著；邹琰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10

(经典散文译丛)

ISBN 7-5360-4440-2

I . — ...

II . ①卢 ... ②邹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IV . 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6715 号

责任编辑：秦 颖 邓裕玲

技术编辑：易 平

平面设计：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5.375 1 插页

字 数 10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440-2/I·3553

定 价 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插图索引.....	1
漫步之一.....	1
我现在所做的和蒙田一样，不过目的和他完全相反：因为他的《随笔录》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我的遐想录只是为自己而写。	
漫步之二	13
这孤独沉思的时刻是我一天中唯一完全自我自在之时，我在这时才能真正说自己就是大自然所希望的造物。	
漫步之三	27
我们一出生便如同进入了竞技场，到死方能脱身。已到了赛程终点再学习更好地驾驶战车又有什么用呢？此时唯一该想的就是如何从竞技场中脱身了。一个老人如果还有什么要学的话，就只是学习死亡。	
漫步之四	47
我所推崇的真实原则，更多的基于正直感和公正感，而不是	

基于事实的真相；我在实践中，更多的是遵循良心的道德指引，而不是真假的抽象概念。

漫步之五 69

天地万物都在不断地起伏涨落之中，没有永恒的、固定的形式。而与外界事物相关的情感，也必然是与它们一样来往变化，总是在我们身前身后，回忆不再有的过去，预期那常常不会出现的将来。

漫步之六 83

我生来就从未真正适合这个到处都是约束、义务、责任的文明社会，我自由的天性让我始终不能忍受想和别人生活就必须有的限制。

漫步之七 99

我登上绝岩巅峰，深入幽谷丛林，尽力忘却人类，躲开恶人的攻击。在幽幽树林之中，我才觉得被世人所遗忘，自由自在，心平气和，仿佛从未有过敌人，仿佛丛丛枝叶可以让我免遭攻击，把他们从我的记忆中赶走。

漫步之八 119

我们感到有真正需要的时刻其实是很少的。只不过是我们预感和想像把它们扩大了，正是因为不停地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才忧心忡忡，觉得自己不幸。

漫步之九 135

在极度贫困之中，只要有一点东西，人就会觉得富有了。一个乞丐得到一个埃居，也许比一个富翁发现一袋金子还要高兴。

漫步之十 155

我曾想要一位称心的女友，而那时我正拥有着她；我曾向往田园，而我那时也已经得到；我无法忍受束缚，而那时我完全自由，甚至胜过自由，因为我只受自己的喜好束缚，做我想做的事。

译后记 161

插图索引

图一	“我越是思索如今的处境、越是无法明白自己究竟身处何处。”	4
图二	华伦夫人像	8
图三	“因缺乏激情而产生的倦怠感约束了我所有的才能，生命的灵光在我心中渐趋熄灭”。	16
图四	“灵魂虽然仍感情充沛，思维虽然仍装饰着几朵小花，但忧伤和烦恼已让它们枯萎凋零了。”	19
图五	安西，卢梭初遇华伦夫人的地方	32
图六	“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数伤害和无限凌辱之中，我确实觉得被压垮了，时不时地，不安和疑虑会来动摇我的希望，扰乱我的宁静。”	40
图七	“在脱离生命时虽不比踏入尘世时优秀，但却更具有德行，那我就已经深以为幸了。”	44
图八	晚年的卢梭和妻子戴莱丝在巴黎寓所	61
图九	圣-皮埃尔岛	71
图十	卢梭在圣-皮埃尔	76
图十一	尚贝里，华伦夫人的房间	88
图十二	卢梭在莫蒂埃遭路人敌视	93
图十三	年轻的卢梭告别日内瓦开始漂泊	101

图十四	“遐想可以解乏、消遣，思考却累人而郁怀； 思考于我始终是桩毫无魅力的苦差。”	104
图十五	“周围景物强烈地感染了我，植物学、植物都 被我抛诸脑后，坐在石松和苔藓之间，我开始惬意地遐想起来，觉得自己仿佛处在一个举世无人 知晓的避难所。”	115
图十六	卢梭与华伦夫人	122
图十七	尚贝里，卢梭的房间	132
图十八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手稿	144
图十九	卢梭曾到过（如三角所示）和居留过（如圆点所示） 的地方	150
图二十	卢梭与华伦夫人（妈妈）	159

漫步之一

我现在所做的和蒙田^①一样，
不过目的和他完全相反：因为他的
《随笔录》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我的
遐想录只是为自己而写。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散文家，著有《随笔录》。

我便如此孤身一人立于天地之间了，再无兄弟至亲，也无和睦近邻，既无知心好友，也无往来酬和，茕茕孑立。如我这般合群、和蔼之人竟在他人的同声相应之下遭到排挤。他们以无所不用其极的仇恨，寻找残酷之极的折磨对待我多愁善感的心，粗暴地斩断我与他们之间的一切联系。尽管如此，我原本还会爱他们。然而他们一再如此，只能枉顾我对他们的感情。既然这是他们的本愿，他们于我而言便成了路人，生人，无足轻重之人。而我，脱离了他们，脱离了一切，我是什么呢？这就有待我去追寻了。不幸，这种追寻要先回顾我的处境，得通过这种回顾才能从他们转到我。

十五余年来，我便处于如此奇特的境地，至今仍恍若一场梦境。我一直以为自己受着消化不良的折磨，身处梦魇，以为自己很快将摆脱苦难，重新置身于友朋之间。是的，毫无疑问，我一定是于无知无觉中从清醒变为沉睡，或者说从生转为死。我也不知如何便被拖出事物的正常秩序，眼见自己掉进无法理解的混浊之中，至今仍一无所见，我越是思索如今的处境，越是无法明白自己究竟身处何处。

唉！我当时怎能预见到等待我的命运呢？我又怎能明了至今我仍受着这种命运的摆布？过去我便如此，如今我仍如此，我又怎能以我的常识来设想，有一天我竟然被毫无疑问地认为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一个下毒犯，一个刽子手？我竟然会让人类毛骨悚然，竟然会变成无耻之徒的玩偶？变成人人唾弃之人？变成当今世人全都一致同意乐



图一 “我越是思索如今的处境，越是无法明白自己究竟身处何处。”

于活埋之人？如此奇特的剧变，如此令人措手不及，甫一发生之时，我不禁心旌动摇。震惊、愤怒使我陷于谵妄之中十余年，无法平静；而在此期间，我自己又一错再错，一误再误，做了一件又一件的傻事，而我的不慎又授人以柄，那些操纵我命运的人巧妙地加以利用，将我的命运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也曾长期抗争，但却无济于事。我这个人既无睿智，又乏心计；既无城府，又欠谨慎；口无遮拦，毫无防人之心，焦躁易怒。我越是挣扎，却只能越陷越深，不断地给人提供新的把柄，而他们绝不会放过。最终我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全是徒劳，徒然自苦，于是采取了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听天由命，不再跟这种必然对抗。这种顺从倒让我获得了宁静，与长期痛苦却又徒劳的抵抗不可同日而语，我也就在这顺从中找到自己所有苦难的补偿。

这种平静，也归因于另一件事。迫害我的人在无所不用其极地仇恨我时，却在故意蒙蔽下忽略了一计，就是忘了将他们的迫害步步升级，不停地给我新的打击，让我陷于层出不穷的痛苦之中。如果他们玩弄手腕，让我还存有一线希望，我可能还处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本来可以施展诡计，继续玩弄我于股掌之间，然后让我因希望落空而遭受新的折磨，以此打击我。但是他们却提前穷尽所能，于是在不给我留有任何希望的同时，他们也黔驴技穷了。诽谤、贬低、嘲弄、侮辱，他们对我所使的这些招数虽然不会有所缓和，但却也无以复加了。我们都力不从心了：他们没办法加重迫害，而我也无法从中逃脱。他们是

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将我推到悲惨的极限，以至所有人间的阴谋诡计加之以地狱中的一切魑魅魍魉，都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肉体的苦痛非但没有加重我的苦楚，反而让我忘记了愁苦。也许它在让我高声叫喊时，让我免于呻吟，肉体的撕裂也许暂时平息了心灵的创痛。

既然一切已成定局，我对他们又有何可惧呢？既然他们不会再让我的状况雪上加霜，也就不能再使我恐慌。他们让我从此不再感到不安和恐惧，这对我倒是一种宽慰。因为现实的痛苦对我而言只是小创伤；我很容易就对我已遭受的痛苦逆来顺受，但却担心即将降临的痛苦。我会发挥惊人的想像，将它们交织起来，反复揣摩，将它们延伸扩大。等待痛苦的到来比痛苦本身给我的折磨更胜过百倍，威胁于我比打击更为可怕。一旦痛苦来临了，事实就剥去了它们想像中所具有的力量，使它们沦为本身的分量。于是我发觉它们比我想像中要小得多，即便仍在受难当中，我也仍然觉得松了口气。如此一来，不再有新的恐惧，也没有不安的预料，单靠习惯的力量就足以使我一天比一天更能忍受这不能变得更坏的处境，随着时日迁移，我的感情逐渐迟钝，他们也就无法再煽动起来。这就是我的迫害者心怀敌意地将浑身解数不加限制地全部施展出来给我带来的好处。他们对我没有了任何影响，我从此也可以对他们毫不在乎了。

不到两个月以前，我的心恢复了彻底的平静。其实很久以来我就再也无所畏惧了，但我仍希冀着，这时隐时现的希望曾是一种诱惑，成千上万的热情在诱惑下不停地撩

拨着我。最终一件悲惨而又始料不及的事情从我心头抹去了这微弱的希望之光，让我看到今生已永远确定的无法逆转的命运。从此我便彻底认命，这才重获安宁。

我一开始觉察出这阴谋之周密，我便永远放弃了在我有生之年重新把公众争取到我这边来的念头，即使公众现在回心转意了，可我也不会做出回应了，这种回心转意对我从此也许没多大用处了。那些人即使想回到我身边也是枉然，他们可能再也找不到我了。他们令我心存鄙视，与他们来往只会是索然无味，甚至是一种负担，而我离群索居比与他们一起生活要幸福百倍。他们已从我心中夺去了人际往来的所有温情。在我如今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温情再也不可能在我心中重新萌发；太晚了。从此不管当今世人善待抑或虐待我，他们的所作所为我都已毫无所谓，而且不管他们做些什么，他们对我来说也永远是无足轻重的了。

但我那时还寄希望于未来，我希望有更好的一代能更好地考察这一代人对我的评价和所作所为，能轻易分辨出操纵这一代的那些人的阴谋诡计，最终看清我的本来面目。正是这一希望让我写出了《对话录》，促使我作出了种种愚蠢的尝试来让这部《对话录》传诸后世。这个希望虽然渺茫，却曾使我心潮澎湃，正如我当年还在当世寻找一颗正直的心的时候一样；我将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将来，可这仍是徒劳，它照样让我成为今天的世人取笑的对象。我曾在《对话录》里说出了我的期待据以建立的基础。但我错了。我幸而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还能在我最后时刻

到来之前得到一个完全安定、绝对平和的间隙。这个间隙始于我现在说话之际，而且我有理由相信，它是不会再被打断了。

不久前，新的想法证实，我指望公众回心转意，哪怕是在另一个时代，这种想法也是错得那么离谱：因为在看待我的问题上，公众是受一些向导指挥的，而在憎恶我的团伙中不停地有新的向导。个体会死去，但集体团伙却是



图二 华伦夫人像

死不了的。那其中永远有同样的激烈情绪，他们那强烈、恶魔煽动起来的仇恨像恶魔一样死而又生，总是那么活跃。即使我所有的敌人都死了，医生和奥拉托利会会员还会活着；即便迫害我的人只有这两个团伙，我也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让我身后的名声得到安宁，就像他们不让我在生时安定下来一样。也许，我确实冒犯过的医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平静下来。但是奥拉托利会会员，这些教会人士和半僧侣人士，我爱过、尊敬过他们，对他们完全信任而且从未冒犯，但他们却是永远不会对我手下留情的；他们本身的不公正造成我的罪过，但他们却出于虚荣决不会宽恕我；他们不断费尽心机煽动维持公众对我的敌意，所以公众和他们一样不会平静下来。

对我来说，这世上一切都已结束了。人们再也不能对我做些什么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在这世间我既没什么可希望的，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了，我如今是安静地处在深渊之中，一个总归要死的可怜人，不幸的人，但我却像上帝一样泰然自若。

外界的一切从此与我毫不相干。在这人间我不再有邻居、同类和兄弟。我处身在这块天地之间，仿佛像是从原本居住的地方掉到一个陌生的星球上一般。如果我在周围认出什么的话，那也只是些让我撕心裂肺的事；放眼所及，身边和周遭看到的只是会让我生气的蔑视，要么就是会让我心酸的苦痛。还是让思绪远离这些伤心事吧，即使我劳心费神，也只会是徒劳无益，而且会让我痛彻心肺。剩下的岁月我孑然一身，既然现在我心中只有安慰、希望